

□读史札记

一轮月明水清深

□肖复兴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看到方守彝的《网旧闻斋调刁集》,我的眼睛一亮,立刻借回来读。之所以选择方守彝,是因为曾经读过这样一则短文,讲方守彝和他的父亲的一段小故事。

方守彝的父亲方宗诚是桐城派的重要人物,曾经在枣强县做过几年的县令。过去的俗语: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所谓即使是于官不贪,也是于官不贫。但是,方宗诚却坚守清廉之道。清光绪六年,方宗诚辞官返乡时,枣强县的朋友不忍心看着他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便纷纷解囊,慷慨赠银。盛情难却,方宗诚只好收下,将其打成薄薄的银片,分别夹在自己的几十卷文稿中,准备回乡后作为印书的费用。谁想回家后被父亲整理书稿的儿子方守彝看到,以为是父亲当县令时收受贿赂的赃款。父亲告诉他实情,他还是不客气地对父亲说:“用礼金印书,文章会因之黯然失色,为儿今后还能读父亲的大作吗?”他又对父亲说:“父亲平时有心兴学,不如将礼金送回枣强以做办学之用。”这一年,方守彝33岁。

这则短文给我的印象很深,是因为让我想起如今不少官员用公款出书却毫无愧色,就更不要说那些肆无忌惮受贿敛财豪取鲸吞的贪官污吏了。方守彝却能够帮助父亲守住读书人的本分,坚持清廉之道,实在令人钦佩。

我记住了方守彝这个名字。

方守彝诗云:“止可坚安君子分,羊肠满地慎孤征。”一百年过去了,如此一个“慎”字,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箴言。



作为晚清桐城派尾声的诗人方守彝,如今已经少为人知。他的同时代人称他的诗“体源山谷,瘦硬淡远”。这话说得不像如今文坛一些拿了红包的评论托儿的阿谀之词。读方守彝“小园花树关心事”、“秋来天大千山秃”,再看黄庭坚“篱边黄菊关心事”、“落木千山天远大”,便证明“体源山谷”信是不假。再读方守彝“五夜青灯呼剑起,一天黄叶携风来”、“白练远横天吸浪,黄云无际麦翻风”、“园竹不肥存节概,海棠未放已风流”,那风和剑、天和浪、麦和风的呼应,黄叶与青灯、黄云与白练的色泽清冽的对比,竹子气概与海棠风流的存在背景意在言外的抒发,自可以看出“瘦硬淡远”并非虚夸。

我读方守彝,发觉其除“瘦硬淡远”外,还有清新雅致的一

面。“结彩空门佛欲笑,堕眉新月夜来弯”;“四山真似儿孙绕,万马能为黑虎横”;“梅影纵寒无软骨,酒杯虽浅有余香”;写新月为夜来而弯,写群山如儿孙而绕,写梅写酒,语清词浅,都有清心爽目不俗的新颖之处。再看他写雪:“店远难沽村径,风寒如叟发全斑”,“高天定有清言在,但看缤纷玉屑飞”;前者把雪比喻成白发斑斑,后者将雪比喻成清言纷纷,总能在司空见惯里翻出一点新意,实属不易。

在这本《网旧闻斋调刁集》里,我最看重的是那些书写乱世之中苦守心志的诗篇。“报国难凭书里字,忧时欲拨雾中天”,“忧来世事无从说,话到家常有许悲”、“诗来苦作离骚读,恨起微闻古井澜”,并非躲进他的网旧闻斋成一统,隐遁在沧

桑动荡的红尘之外,而是心从报国,忧来世事,应该说更属不易。如同他自己的诗中所说:

“语来万斛清泉里,意在三峰华岳中。”如此,方守彝的诗才有了他自己与万千世界相连的开阔的意象和寄托,才有了今天阅读的价值与意义。

方守彝生活在清末民初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的动荡时期,他的同代人称其为“命重当时,离乱倏然,身居都会,不夷不惠,可谓明哲君子矣”。这个评价,特别说他是“明哲君子”,是名副其实的。他不是如秋瑾一样的革命志士,也不是如龚自珍一样的呼吁革新的风云人物,但在乱世之中能够明哲保身,守住读书人的一份良知,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做得到的。方守彝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八面风来山镇定,一轮月明

水清深”,便最让我难忘。同样的意思,他还一再写道:“清月乍生凉雨后,高山自表乱云中。”可以说,诗里的山与水与月,是方守彝做人与作诗的明喻,以自己的镇定与清深,对应并对抗的是外界的乱云飞渡和风吹草动。这里的清白与定力,是明哲君子的品性,也是做明哲君子的基础。

对于人生处世,方守彝有一个“浑沌”之说。这个“浑沌”,不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糊涂”。方守彝说:“人能浑沌,则不受约束,无所沾滞,有自在之乐。”他进一步解释:“忘老衰之忧,顺时任运,不惧不足,不求有余,尤为浑沌之态。”这个“浑沌”说,是方守彝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是他的自我安慰,甚至有些宿命,却也可以说是是他律己的要求。他说的“不惧不足,不求有余”,对立的是贪心不足、欲壑难平。方守彝的这话,让我想起他33岁那年发现书稿中夹有银片时对父亲说的那番话,前后的延续是一致的,那是一种安贫乐道、坚廉不苟的君子之风。所谓明哲保身,保住的正是这最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恰恰会让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汗颜。我们如今不是“浑沌”,而是过于清醒,明确得如巴甫洛夫学说中的一条徒挂虚名的名犬,知道两点一线的距离最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可以迅速得到。

方守彝诗云:“止可坚安君子分,羊肠满地慎孤征。”一百年过去了,如此一个“慎”字,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箴言。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生活琐记

人生就是一场陪伴

□孙世国

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陪伴。

去邮局给朋友寄书。包装的时候,进来一对年纪六十开外的夫妻,来邮局寄衣物等包裹。等待检查的时候,两人凑上前来,见我在柜台上堆满了正要打包的书籍,而且五套都是一样的,男士顺手拿起来端详:“《梦回故乡》,孙世国……这书是你写的?能出书了,不简单啊。你是教书的?”针对夫妻几乎同时的追问,我一一作答。

听他们老两口的口音,感觉他们是东北人。

“你们来龙口养老?还是儿女就在龙口?”我问。因为在龙口谋生的东北人比较多。

“我们在阳光康城租的房子。去年冬天回来看老妈,这不,去年腊月老妈过世了,二十多天前,老爹也走了。”女主人一边等待邮局工作人员查验要邮寄的衣物,一边跟我解释。父母的相继离世,并没有从这位头发已有丝丝发白的女士的口吻

和表情上体现出过多的悲痛与伤感来。她自己都六十多岁了,估计父母年龄也都不小了。“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就住在簸箕村。小时候,家里没吃的,老吃地瓜饼子就咸菜,我就奔东北爷爷奶奶姑姑家去了。要是当年家里的生活像现在这样,谁还去闯关东啊?还是家乡好啊,山东的白面真好吃。这邮局就是不能邮寄面粉哈。”听她的口气,似乎在回味好吃的山东面粉而对是否能带山东面粉回东北有些矛盾和犹豫。

“你们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孩子都在东北吧?”见老两口忠厚热情的样子,我一边包书,一边跟他们俩搭讪。

“我们家住吉林白城。儿子毕业后原本是想到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找工作,可儿子老实,到东营人生地不熟的,就去了大庆油田。没想到,大庆那里比白城还要冷。”女士跟我说。

说话间,女士向邮局的工作人员展示了她要寄的物品,我在旁边听着、看着,无非是一些毛巾被、毛线衣、鞋子,还有

三根用以刷碗的长长的丝瓜瓢。她还向工作人员展示了一个小小的塑料包装:“这是丝瓜种子。在东北,丝瓜总也长不大。我绝对没有夹带什么违规物品。”工作人员见老两口面善淳朴、态度诚恳,并不动手检查衣物,只是远远看了几眼,点头示意他们可以打包了。

女士用针线缝化纤编织袋,她丈夫就在身边来回走动:“报个保价行不行?也多花不了几块钱。”他向妻子建议。

“不用打保价,这些破玩意儿,丢了没人要。我这都几十年了,来来回回寄这邮局,就从来没丢过。”

“咋不值钱?我那一双鞋就两百多呢!”

“快一边歇着去。除了吃饭,啥都不懂!”女士一边缝着包裹袋子,一边对老伴表示出嗔怪,可这嗔怪中,从语气到表情,又充满了无限的信任和依赖。

邮寄包裹的夫妇年龄相仿、衣着平淡,一如他们两张平淡的脸、平淡的语气。从他们的形体动作和语气当中可以感受



到,他们夫妻相伴大半生,已经是相知相随、不可分离。至于他们的生活当中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到这时分,看上去早已烟消云散——侍奉双亲,照看儿孙,保重自己,已成为他们晚年生活的全部内容。

等他们把包裹打好,我的邮寄手续也办完了。我跟和善的老两口道别。驱车返程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回忆刚才

经历的场面:普通而温馨,现实而温暖。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一个相互陪伴的过程吗?

星星陪伴月亮,风霜陪伴雨雪;绿叶陪伴红花,配角陪伴主角;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儿离不开老婆儿。岁月的时空中,万事万物无论相依相克,都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当不再相陪相伴,缘分已了,生命终结。